·长篇小说·

弯兜直塘

之农◎著

『运河吕希周，直塘改弯兜。』大运河沿岸的桐乡小城，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而故事就从大运河开始，走出弯兜，走向直塘；故事中的人，从农民到代课教师，到大企业家。这里有磨砺，也有奋斗；这里有爱，也有恨……

宁波出版社

弯兜直塘

之农◎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弯兜直塘 / 之农著 .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 2014.5
ISBN 978-7-5526-1513-5

Ⅰ . ①弯 … Ⅱ . ①之 … Ⅲ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 ①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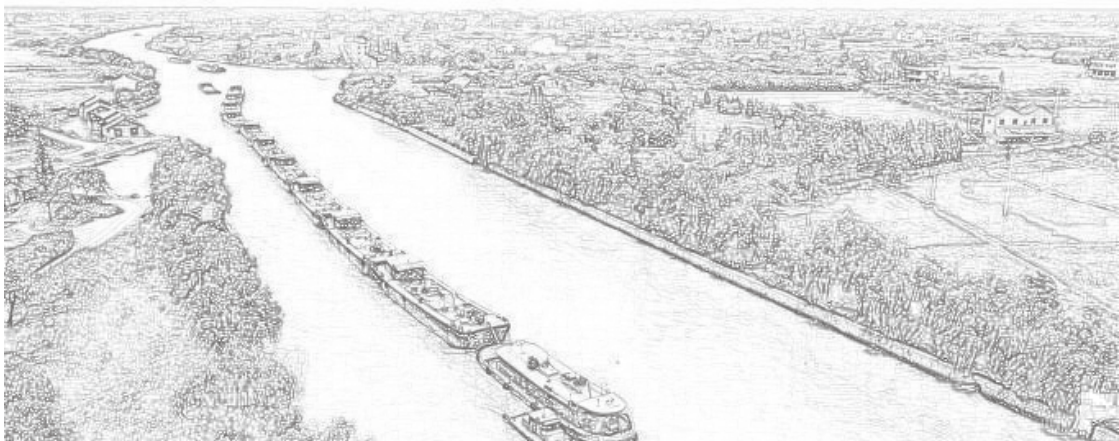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2975 号

弯兜直塘

作　　者　之　农
责任编辑　苗梁婕　沈建国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513-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篇◦ 磨礪



一

梅雨滂沱，黑漆漆的田野伸手不见五指。雨珠儿伴着呼呼的东北风一阵紧一阵，到处是一片哗哗的水声：不只是雨点打在禾苗上的沙沙声，还有大沟小沟中流水急急奔向河浜的嘈杂声，连平时很安静的童家浜也激起了一阵阵涨水的拍浪声。

童家浜是大运河南边大桥港上一条普通的浅水浜，碰到旱水年份，一个月不下雨就浜底朝天了；但一遇到暴雨，下上个三四天，浜水又漫到家家户户的门槛下了。如今已到了黄昏时分，河浜两岸的农家都已早早熄灯入睡了。浜北的那一长列大瓦房，从瓦楞沟中奔腾而下的檐水，稀里哗啦的，如同千万条扑下山腰的瀑布；浜南多数的草房虽没有浜北瓦片上泻水的咆哮声，却也似断了线的珠儿往下掉，发出一阵接一阵的“吧嗒”声。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尖叫：“死鬼，睡得这样死啊！草棚漏了，快去拿个脚桶来！”不久，就听到一个男人起床放置脚桶的声音。这些声音中又夹杂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吵醒了刚刚入睡的老爹，一阵猛烈的咳嗽，带来了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声叹息："发大水了，老天爷，求求你歇口气吧！"

在浜底头的牛棚内，这时却跳出一朵火苗，一支蜡烛立在安静的系牛石上，风儿不住地从竹编门缝里钻进来，蜡烛的火苗被吹得左右摇曳个不停。

这是一个筑在河浜岸边的牛棚，稻草编的屋顶，四周是泥打墙，只是朝南墙上开了一个门。门很简陋，是用竹片编的，如果关上门，牛棚内便一片黑暗。牛棚内关着一头已养了十多年的老水牛，只有在农忙时，它才被牵出来，干着犁垄、耕田等农活。而在农闲时节，老牛便被关在棚内，由社员轮流喂它，一顿饱、一顿饥的，因此老牛很瘦。此时，那头老牛安静地伏在散乱的稻草上，不住地反刍着吞下去不久的稻草，"咯吱咯吱"地咀嚼着，回味着那清新的干草味儿。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两个在烛光中摇曳的人影。

"梧凤，我俩快初中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说话的是个男青年，一身学生装打扮，蓝裤子，白衬衫，只是夜凉雨冷，衬衫上套了一件手织的毛衫领褂；学生头，头发梳成三七开，一张国字脸，两道剑眉，目光柔柔地注视着站在对面的女学生。

"我不准备再考了，初中一毕业就在家帮干农活了。我妈老是嘀咕着，说她到了我这个年纪，早已生下我了。她恨不得我一毕业就嫁人，老是说，女人迟早要嫁，早嫁省下一个口粮，这个死脑子！"被叫作"梧凤"的姑娘满脸愁绪地嘟哝着。她的红上衣胳膊肘上缝着一块显眼的补丁，虽说这红衣服已经洗得褪色发白了，但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干净利落的姑娘。紧裹着的红衬衣掩盖不住挺耸突出的一对乳房，青春的活力在这个姑娘身上到处显现：脸蛋儿被男青年注视得红扑

那头老牛安静地伏在散乱的稻草上，不住地反刍着吞下去不久的稻草，“咯吱咯吱”地咀嚼着，回味着那种清新的干草味儿。

扑的，两条月眉下的眼睛尽管只注视着脚上那双也已经洗得发白了的黄胶鞋，但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仍然不住地亮了一下又一下，她偷偷打量着眼前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儿。“童豪，你的成绩比我好，你一定要去参加升学考试。去考高中吧，你的理科成绩全班第一，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

“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家的成分不好，我爸让我去考师范，我想报考师范对家庭成分会放宽一些。”

“该死的成分，它可把你拖累了，至今连个共青团也入不了！”梧凤十分同情地叹了口气。

“不讲这些不快活的事了，换个话题吧！你刚才说你妈像你这个年纪已经生下你了，怎么可能呢？”

“她 14 岁结的婚，16 岁生下我。我妈可吃了不少苦了！”梧凤幽幽地说。

“《婚姻法》不是规定到 18 周岁才可以登记吗？”

“她那是在解放前！”

忽然，“嘭”的一声，一阵狂风把牛棚门吹开了，蜡烛的火苗跳了几下，被风吹灭了。牛棚里顿时一点亮光都没了。

“童豪，我怕 ——”梧凤轻轻地咕哝了一声，向前靠了一下。

“怕什么，有我哩！”童豪突然一把搂过梧凤，在她滚烫的脸庞上大胆地亲了一口。

梧凤并不躲避，只是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见梧凤靠得更紧了，童豪在她发烫的脸上一阵狂吻，并猛地把手伸进她的衣服，握住了她已经凸起来了的桃子似的乳房，并且坚决地说了一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等我挣钱了，一定要娶你！”

“别，别 —— 别这样，书上说了，男女相亲要怀孕的！”梧凤一下子从童豪的怀里挣脱出来。

童豪正在“大胆”的头上，在黑暗中又摸到了梧凤的身子，这一回他把她搂得更紧，不安分的双手在梧凤的身上乱摸，而梧凤仿佛像软瘫了似的，不再挣扎了，只是用双手紧紧地搂住童豪的脖子。

“哎呀！这是怎么啦？我的球鞋里全是水！”梧凤突然喊了起来。

“我也是 ——”童豪一下子停止了动作，摸出身上的火柴，点燃了蜡烛。只见牛棚内全是水，给牛喂的稻草全浮起来了，老牛也不再伏着，已站了起来，牛棚中的水已经没过了老牛的蹄。

“不好了，河水倒灌了！”童豪惊喊了一声。他突然清醒了过来，拉着梧凤的手，踏过了没脚背的水，冲出了牛棚。借着河水的反光，他看到紧贴着牛棚的那个河坝已经被外河水冲垮了，河水奔腾汹涌地冲进那条大水渠，向着那畈丰产方试验田奔涌而去。

童豪早就知道这是十亩“早珍糯”试验田，听农技员说过，“早珍糯”是一种珍贵的糯稻良种，在他们县是首批实验，如果被大水淹了，那可就损失惨重了。童豪返回牛棚内，解下牛绳，抱起那块系牛绳的石头，摸黑跑到了堤上，用足吃奶的力气，把石头扔进了坝上的缺口处，石头“扑通”一声巨响，不见了影子，溅起的水花湿透了两个惊呆了的学生的衣服。童豪一看石头根本堵不了河坝的缺口，大喊一声“学习罗盛教！”便“扑通”一声跃入了缺口中，一屁股坐在水中的石头

上，用后背暂时地堵上了缺口，涌入大渠中的河水一下子浅了许多。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通知阿兴队长组织人力来堵缺口！”童豪朝着惊呆了的梧凤大吼了起来。郑梧凤一下子清醒过来，连伞都顾不得撑，蹚着泥水冲进了密密麻麻的雨帘之中。

不一会儿，“噎！噎！噎！”的紧锣声响了起来，只听得阿兴队长高亮的嗓门在扯响着：“大家快起来！河坝坍了，试验田就要被淹了！”

十几道电筒光从河浜南北汇集到浜底头，十几个男社员，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扛着锄头，挑着土簸箕、箩筐跌跌撞撞地踩着水流泥浆奔了过来。电筒的光会聚在堵在缺口上的童豪身上，只见他脸色煞白，冻得发抖。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从缺口处拉了上来。童豪从头发到双脚浑身湿透，两只胶鞋早已被水流冲走了，成了一个不断打着哆嗦的泥水人。

阿兴队长忙着指挥大家挑土堵缺，一眼瞥见童豪在雨幕中傻站着，他大喊道：“童豪，你快回家去换衣服，当心生病，路过我家去找你嫂子，灶头上还有我喝剩的半瓶烧酒，赶快把它喝了！”

刚刚赶过来的梧凤，顾不得难为情了，拉起童豪的双手：“快去我家，我已经让我妈烧了姜汤了！”

人多动作快，不一会儿，缺口给堵上了，为了以防万一，还多加了土，夯了个结实。

夜半时分，雨点渐渐变小，看着河坝安然无恙了，阿兴队长说了声：“大家辛苦了，各自回家吧，还可以睡两三个小时

哩!”

人们拖着疲惫又湿漉漉的身子，踏着泥浆往家走，阿兴大声地说：“今晚多亏了两个学生，要不这十亩‘早珍糯’种子田准泡汤，我们就要白做半年了。天亮了我要去大队党支部汇报一下，得表扬表扬这两个学生娃!”

“黑咕隆咚的大雨夜，这两个学生怎么会知道要坍坝的?”不知谁在黑暗中咕哝了一句。

“这倒也是，一男一女的，总不会三更半夜跑出来看涨水闹着玩吧?!”王子全一贯阴阳怪气地说话，这一回他又故意把“一男一女”说得很响。

“噢 —— 我猜宝洪家那个小子兴许约了五毛家的丫头在牛棚里谈恋爱哩，城里人时兴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广播里说过的，叫‘浪漫’!”识了几个字的记工员正良又借题发挥了一下。

“嗬，牛棚里有的是稻草，说不定两人滚在一起‘干好事’哩!”王子全觉得自己猜出的话题有人呼应，便更加得意地往“深处”发挥。

“哈哈哈 ……”有人一讲“野话”，走在路上的人群似乎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家一边笑着一边“发挥”着各自丰富的想象力。

“这不可能吧，他们两个，一个是富农成分，一个是贫农成分，郑五毛脾气暴躁，让他知道了，说不定会把梧凤打个半死的。”叙生叔生来胆小怕事，见阿兴队长走在他身旁，便对阿兴轻声说。

阿兴见叙生说得有理，便扯起喉咙骂了起来：“放你娘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狗屁，谁再胡言乱语，惹出是非来，今夜的工分全扣光！”

阿兴这么一吼，大伙儿便顿时没了声音，闷声不响地一个个迈进了各自的家门。

没过一会儿，有一只公鸡“喔喔喔”地打鸣了，其他的公鸡便一长一短地附和着。

东方渐渐地呈现出鱼肚白，持续几天的暴雨也慢慢地止住了点儿。

二

过了黄梅雨季，气温一下子蹿高了。童家浜两岸的林子里可热闹极了。各种蝉儿在茂密的枝条与绿叶间开起了“音乐会”：知了披了浅绿色的外套，鼓起胸间两片音膜，“知了——知了”地高喊着；黄褐色的麻叽叽只会发出“叽——”的尖叫；而乌黑发亮的老蝉是知了群中最杰出的“高音歌唱家”，那洪亮的“叽”声向林子的四周宣告着：“看我用坚硬的吸管吮吸着美味鲜嫩的树汁，好不得意也！”而白头翁与黄鹂也趁机在林间飞上滑下，叼起一只只唱得得意忘形的蝉儿，品尝着美味可口的新鲜蝉肉。

童家浜虽说是农村，却与县城隔浜相望，运河第一中学四周茂密的树木差不多与童家浜的林子连接，那些乌鸦、喜鹊、白头翁等鸟群，可不分农村与城镇的界线，它们从这个林子飞到那个林子。黄梅季节正是鸟儿忙着育雏的时候，树梢上的鸟窝内常常传出雏鸟们抢食吃时“叽叽喳喳”的欢叫声。

不过，所有的风景都比不上运河一中校门口那株奇特的

梧桐树来得引人注目。说它“奇特”，因为这是一棵只有一张树皮的大树，整个树干只有薄薄的一张树皮，像一件巨大的摊开晒太阳的老皮袄。树皮最宽处足有两米，朝天的那部分斑驳陆离、粗糙不堪，而树背那部分却是深绿色的光滑透亮的树皮，大概是终年晒不到太阳的缘故，靠近树根那部分爬满了绒毛般的苔藓。虽则树干只是一张硕大的树皮，但它的枝叶却分外茂盛，一到春末夏初之时，源源不断的营养从薄薄的树皮输向茂密的顶部，一张张碧绿的梧桐新叶便在枝头摊开了，仿佛是一张张绿色的大手掌，向着空中伸展着，既像是向着太阳乞讨，请求它多布施一点阳光，又像是朝天欢呼，抢着享受老天爷降下的雨露。这样硕大茂盛的树叶顶盖，远远望去犹如一顶巨大的绿伞笼罩着运河一中的校门。盛夏时节，从赤日炎炎的无遮无盖的孔庙高桥走下北堍，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到校门口那顶硕大的“绿伞”下躲一下火辣辣的阳光，只要一站到树荫下，便仿佛来到一个阴凉世界，不但见不到半点儿阳光，而且时有习习凉风掠过身边，让人们感到分外惬意。到了秋天，梧桐树上满树的深棕色籽瓢，东一簇西一簇地护卫着密密麻麻的梧桐籽儿。这些梧桐籽儿爬在一个个籽瓢的边沿上，随着深秋的到来，手掌大的叶儿黄了，一片又一片地落下来了，这些深棕色的梧桐籽瓢就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管校门的董老头离开了传达室，进入校长、老师们的办公室去分报、发资料，便常有调皮的男孩爬上梧桐树的顶部去攀折、去敲打那些黄豆般大小的梧桐籽儿。如果捡到一小碗，拿回家去炒一下，在这个饥荒年头也是一种带有炒豆香味的零食。不过，一旦董老头回来，那大

嗓门便吼得全校都听见："危险 —— 不怕摔死呀，多吃梧桐籽要中毒的！"于是，这些男孩便像猴儿一样"嗖嗖"地溜了下来，飞快地捡起地上的一簇簇籽瓢树枝，一会儿便溜得不见了踪影。

这么大这么厚重的树顶让那张薄薄的树皮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不过造物主自会有巧妙的安排：不知道从哪个朝代起，这儿造了一座孔庙，里边供奉着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外边则建起了一长堵围墙，梧桐树便顺势爬骑在围墙上，它的最宽处恰巧凌空骑跨大门的两头，那上褐下绿的树皮正巧成为今天的运河一中校门上的梁廊。不过，个子高一点的学生走进校门，来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怕让树皮撞破了额头，同学们常常戏称"这是向孔老夫子低头鞠躬"。当然也有生性好动的小伙子跳跳蹦蹦穿过校门，于是"哎哟"一声，轻则脑袋上撞起一个大包，重则碰得头破血流。

早年因为发生了学生被树撞破头的事故，有一位副校长受到家长的责怪，他指示总务主任改造校门，把这棵一张皮的老梧桐树锯了，换砌一个高大一点的新型校门。于是教历史的项老师吵到了校长室，声嘶力竭地反对，说这棵树长得十分奇特，是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桐乡县名由来的见证。他甚至扬言，如果硬要锯掉这棵树，他就先吊死在这棵树上。县文化馆的周馆长也坚决反对锯树，说这是一棵千年梧桐，比县城要早存在数百年，传说曾有凤凰栖宿过。他找到了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副县长下了命令说不准动，于是校领导害怕了，毕竟学校的主要开支要向县政府去讨要，上峰的命令是不可违背的，于是这株奇特的老梧桐树便被保留了下来。

不过，今天再美的风景、再好听的故事也比不上全校师生正在全神贯注收听的一则广播。运河一中校园中回响着高音喇叭传来的播音声，那是稻丰村大队党支部的一封感谢信，让全校一千多名初高中生竖起了耳朵："…… 要不是贵校初三甲班的童豪和郑梧凤两位同学在半夜十一点多发现河坝决口，及时使全大队敲响抗洪的警锣，更有童豪同学跳入决口，用身子挡住汹涌而入的洪水，那么县良种站委托我大队试种的十亩优良稻种'早珍糯'就将全被洪水吞没，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们感谢贵校培育出如此品德优秀的好学生，特请求贵校予以表扬 ……"广播一结束，初三甲班教室内首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校党支部阮书记也来到了教室的讲台前，毕业班的同学们个个睁大了眼睛，激情昂扬，因为这是初中三年来阮书记第一次来到他们的教室中。阮书记首先提议，请童豪、郑梧凤两位同学走上讲台。

嗬，无上光荣啊！全班又一次响起了掌声。

班主任金玉生是一个青年教师，他觉得童、郑两位同学给班级带来了集体荣誉，更让自己脸上增了光，于是他让两位同学汇报一下这一次勇救良种的经过。

童豪这一下可慌了，他语无伦次地说："幸亏我体育好、水性好，换了郑梧凤一定会感冒的 ……"同学们听了，发出了善意的哄笑。

郑梧凤不善言辞，她两颊绯红，鼻尖上都渗出了汗珠，十分局促不安地用双手绞着粉红色的衣角："这都是童豪的功劳，我 …… 我只是去报了个信而已。"

金玉生老师神采飞扬地作了小结："同学们，童豪、郑梧

凤两位同学在倾盆大雨的漆黑夜晚，怀着对集体财产的关心爱护，踏着泥泞的小路，去田间地头巡视，及时发现了洪水冲破河坝的险情，并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抢险战线中去，为初三甲班增添了荣誉……”

“更为运河中学争得了光荣，这是我校深入开展‘学雷锋、见行动’活动的一次丰硕成果！”阮书记接过金玉生的话头，用右手有力地一挥，“县广播站、报社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马上要过来采访！”

“哇——”全班同学一下子沸腾了。

校团委小林书记也来到了初三甲班，他一边向阮书记汇报，也一边向全班同学报告：“团委决定评定郑梧凤同学为优秀团员，批准童豪‘火线入团’，这是一份《入团志愿书》，请童豪同学抓紧时间填一下！”

童豪的脸上顿时显现出俊朗朗的光彩，因为他从初二开始写了三次入团申请书，都因为“家庭成分：富农”的缘故没有了下文，这一回共青团员的徽章仿佛从天而降，他感到有点飘飘然了。

全班师生用掌声欢送党支部阮书记和团委小林书记离开教室，推开教室门，初三甲班被闻讯赶来的其他班级的同学包围了，连窗外边也围满了探头探脑的同学。认识的人，赶过来与童豪、郑梧凤握手、打招呼；不认识的人踮起了双脚，从人群中搜寻：“谁是童豪？哪一个是郑梧凤？”

不过，也有一个人的脸拉得长长的，妒忌的目光对眼前的场景不屑一顾。他叫王振波，与童豪一个村的，他是下中农王子全的儿子。他一直暗恋着郑梧凤，可是梧凤一直对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